

6

6

8° P. Gr. 544 (6

W

五十回

優。幫。閒。趨。奉。鬧。萃。筵。

凜。子弟。爭。鋒。毀。花。院。

曰

步花徑。闌干狹。防人覲。常驚嚇。荆刺孤裙釵。倒閃  
在茶糜架。勾引嫩枝攀。啞討歸路尋空罅。被薦

家巢燕。引入窓紗。

右調歸洞仙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柔情軟語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箇相撲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角門竊聽消息，他這邊門



又閉着止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金蓮同玉樓兩箇打  
門縫兒往裡張覷門二只見房中掌着燈燭裡邊說話都

聽不見金蓮道俺到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的伶俐  
那春梅在窓下潛聽了一回春梅也是聽故妙又走過來金蓮悄  
問他房中怎的動靜春梅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隔壁門俺

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

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曾春梅道他見爹惱了免  
不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此音乃  
尚未抱起之時一手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

爲兩處妙七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  
罷抗金蓮來西角門首西角門四此時是八月二十頭月色

述說話等着春梅出來

詰潘金蓮向玉樓道：「如七只說好食菓子，一心只  
要來這裡頭兒沒過動，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答  
是箇好不順臉的貨兒。你若順七兒他倒罷了，屬扭孤  
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吃小婦母  
子壓在造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吃他奈何得我那  
哭哩。姐七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寫姪婦必如二此地方暢也」  
人正說話之間，只聽開的角門响。角門响五春梅出來，一直逕  
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見那去  
春梅笑着只顧走，金蓮道：「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  
走怎的。那春梅方纏立住了脚，方說他哭着對俺爹說了  
許多話，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難兒。

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向玉樓說道：「賊沒廉耻的貨頭裡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如聞其聲及到其間也」不怎樣的。寫刻薄嫉妬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

如如惠

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丫頭，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秘聲浪顙。爲馬鞭想起也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這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且若幹貓兒頭差事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去的。」快放着他的兩箇丫頭，你替他走。

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擔子走好箇閒嘴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倚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

自要沒緊的。爹使他行鬼頭兒聽人的話說，你看他走。

的那快。

蓋爲下蕙蓮用玉蕭作線引他故下卽接玉蕭可知

正說着只見玉蕭自

後邊驀地走來

不然想玉蕭來此爲何

便道

三娘還在這里我來接

你來了玉樓道忙狗肉說我一跳

寫玉樓所以獨不受辱在此花

因問你

娘知道你來不曾玉蕭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

寫月娘使

氣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菓去了因問

俺爹到他屋裡怎樣箇動靜兒金連接過來伸着手道進

他屋裡去齊頭故事

真刀刀見血之文

玉蕭又問玉樓玉樓便一

對他說玉蕭道三娘真箇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

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聽纏打他玉蕭道帶着

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磨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夢

挨得反襯西門有徑不堪也玉樓笑道忙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耽

夏正說着只見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听见幹恁勾當兒，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而把酒菜擺在桌上就出來了。只是綉春迎春在房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蕭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路去了。金蓮叫春梅閑上角門歸進房來。角門獨自宿歇。不在話下。玉樓金蓮在門外。春梅在門內。忽入一玉蕭又入一小玉。而玉蕭玉樓同去。金梅同歇文字絕不正是。

可惜團圓今夜月，

潛光咫尺別人圓。

直到半夜方纔被伸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灯光

不啻鏡中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蝴蝶對舞  
並且今宵勝把銀缸照祇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爲証

淡畫眉兒斜插梳

不忻拈弄倩工夫

雲慾霧閣深深許

薰性蘭心歎歎呼

相憐愛熊情人扶

仙標格世間無

從今能郎相思調

○已○將○告○成○矣○  
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箇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捲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  
春後邊拿將飯來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半盞兒  
又教迎春將昨日剩的金華酒歸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  
每人吃了兩甌子步步寫瓶兒好酒文方纔洗臉梳粧一

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  
顆西洋珠子。爲一百回作線餘詳此卷首一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寧

心口如寫西門

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鑲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

老公公的起下未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

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鬏髻重

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鬏髻沒有西門

道他們銀絲鬏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鬏髻

寫西門

大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

心鳳盤根兒每箇鳳嘴脚一溜珠兒剩下的再替

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鑲玉觀音滿池嬌

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天

說道那邊房裡沒人你好歹委付箇人兒看守替了小腳  
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嗰嗰磕的獨自在  
那裡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我知道了袖著鬏髻和帽頂  
子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鬍着頭站在東角門首上文西  
又出東角門金瓶二人總合一處故爲分清  
也角門七一崩頭其一夜無眠姪心可知矣叫道哥你往  
那去這咱纏出來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恠行貨  
子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  
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  
着說道寫影追魂我不好罵出來的。能火燎腿三寸貨那箇拿  
長錙吃了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  
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

同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袖子裡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袖子裡就揜，掏出一頂金線鬏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鬏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知你每沒有說不好戴的，教我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鬏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鬏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娘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潘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交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爲托夢一回作因

西門慶道：滿地嬌，他要揭實枝便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

6  
櫃便了三兩金子滿頂子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箇箇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隨處也指箇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鬟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上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鬟髻來便的你狗油鬚兒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晝胡謔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听见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累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

我使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莊子  
菴裡送香油白米去了月娘好佛却平安道小的回爹只  
說娘使他有勾當去了月娘好佛從此映前寄放之物罵道恆奴才隨你怎麼回去  
平安慌的不敢言語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  
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說我又驚的慌一箇人也拉刺  
將來了映前寄放之物那房子賣巾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  
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李嬌媽媽子再派一箇沒老婆  
的小廝同在那里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巴巴叫  
來旺兩口子去他媳婦子七病八痛一時病倒了在那裏  
誰扶侍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箇一家之

兄弟大其也少而貧不兄舌就是庵每不好張主的下

邊孩子每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沒  
意思。姐姐依俺每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  
三姑，你休要起這箇意。我又不曾和他兩箇裏鬧。他平白  
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落。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  
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如今聳  
七八箇在屋裡。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  
直惹人嫌。我當初說着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旣收了他許  
多東西。又買他房子。正爲收他東西買他的房子。纏不得他。否則東西算那一本帳。月娘  
可惡。今日又蓄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孝  
服不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  
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只瞞我一箇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三

今日也推在院裡歇，明日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箇人兒歇了家裡來，端的好在院裡歇。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鹿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砍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哩。兒你不哩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豈婦人忍在這里隨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出諸口者，樓衆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襟羅衫兒，翠蓋拖泥綉花羅裏，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

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好些時不說話，都爲你來俺每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見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箇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攬掇我。已是賄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搭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旁拿把抿子與李瓶兒，只頭見他頭上戴着一副金玲瓈草虫兒頭面，并金墨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虫頭面。有些抓頭髮不如大姐姐戴的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

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  
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  
先在惜薪司掌廠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  
柴小玉又道去年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  
去婦人不省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  
會告的好水災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裡媽媽拜千佛罪  
日磕頭磕勾了小玉又說道昨日朝廷差四箇夜不收請  
你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  
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  
月娘罵道呸臭肉們幹你那營生去只顧奚落他怎的子  
是把箇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

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同他顧  
匠家打造生、活就計較發東。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  
少不得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  
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  
守你這里再教一箇和天福兒輪着上宿就是不消叫旺  
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  
不知道卽叫平安分付你和天福兒兩箇輪一遙一日獅  
子街房子裡上宿不在言表。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  
中吃會親酒。安排插花筵席一起羅耍步戲四箇唱的李  
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就來了。官客在捲  
棚內吃了茶等到齊了然後大廳上坐席頭一席花大舅

稱謂奇極如  
割子盧之頭

吳大舅第二席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

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實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

恩第六席雲理守白賚光西門慶主位其餘傳自新舊第

傳女婿也

陳敬濟兩邊列坐

樂人撮弄雜耍數回就是笑樂

院本下去李銘吳惠兩箇小優上來彈唱間着精吹下去

四箇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

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膽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

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大尊親奇絕并二位老舅沈

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

了罷謝希大道哥這話難說當初有言在先不爲嫂子慘

麼見交何況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不倫不先

以

兄弟皆

到

特爲子虛

文後做親。此句更妙。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里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單管胡說吃。」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大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徑，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獵獅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可見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踢兩脚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

來打二十櫈杆，把衆人四箇唱的都笑了。玳安走到下邊立着，把眼只看着他爹，多不動身兒。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纏把腳下人趕出去，閑上儀門。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擴撥替他抿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鋪下錦毡綉毯。四箇唱的都到後邊彈樂器導引前行。麝蘭髮韻絲竹和鳴，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下着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裏，腰裡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纓落繢紛裙邊環珮耳璫，頭上珠翠堆盈，鬟畔寶釵半卸，粉面宜貼翠花鈿。湘

恍似姮娥離月殿

猶如神女到筵前

當下四箇唱的琵琶、箏弦、簇擁婦人，花枝招颺，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恍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說孟玉樓消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觀，看見唱喜得功名，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里。」那月娘雖故好性兒，听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惱在心頭。又見應伯爵譖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得生出幾箇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

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田有哥這樣大福俺  
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奇絕然天下確自此厚臉人

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回房裡只伯勞動着倒值了多的

吳月娘衆人听了罵扯淡輕嘴的因根子不絕描良久李神

良久

娘長

瓶兒下來四箇唱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奉着他娘長  
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裳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不樂

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

盒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裡月娘正跟也不看罵道賊囚祖

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到我房裡來做甚麼玳安

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裡來月娘叫玉簫捲了掠在床上

不一時摸大圓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

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與他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  
昨日你嫂子在這里打攬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  
對我說你與姐夫兩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  
夫今日又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  
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他行  
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的做好七先  
生終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  
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我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  
故了的筭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  
罷賊強人雅意全無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  
大舅道姐姐你這箇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

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同  
小玉拿茶來吃畢茶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  
辭月娘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四箇  
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  
回家自此西門慶連在金蓮處售此。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  
只有潘金蓮惱的要不的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  
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  
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輕七<sub>一提正是</sub>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西門慶自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處橫財家道富  
盛。莊內宅換然一新米麥陳倉驟馬成群奴僕成行把

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箇小廝  
 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海上房玉簫李瓶  
 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衣服首飾  
 梆束起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  
 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王簫學箏迎春學弦子蘭香學  
 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  
 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傅夥計賁第傳開解  
 當鋪女婿陳敬濟只掌鑰匙出入尋討賁第傳只寫帳目  
 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箇鋪子看銀色做  
 買賣潘金蓮這邊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房  
 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

許多銀子出門陳敬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  
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  
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  
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  
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媳我苦久後沒出這分兒  
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誤事蓋是自己敬濟放膽爲奸亦是此二句成之那敬濟

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里蒙爹  
娘擡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  
爹娘耽待便了豈敢非望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聰明乖  
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  
交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

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見綿裡之針肉裡之刺

又穿插濟一集

常向綉簾窺賈玉、

每從綺閣竊韓香

光陰似箭不覺又是十一月下旬西門慶在常峙節家會茶散的早未掌燈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三箇並馬而行剛出了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七揚七飄下一天雪花來應伯爵便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也不收我每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望他望去祝實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的他自在西門慶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逕往東街拘攔來了來到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

裡掌着燈丫頭正掃地妙做手 不差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

禮上面列四張交椅四人坐下老慶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多有打攬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們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今日是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隻橋販了手兩銀子紬絹在客店裡

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忙教桂姐陪他到後邊第三層一間僻靜小房坐去了當下西門慶听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面一方攢掇酒餚蔬菜齊上須臾堆滿桌席李桂卿不免箏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時不妨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听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窓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姐在房內陪着一箇戴方巾的蠻子飲酒妙絕是西繇不  
門眼中打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桌子掀翻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箇小廝上

來把李家門窓戶壁床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人祝寶  
急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和  
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又是箇小膽之  
人見外邊嚷鬧起來慌的藏在裡間床底下只叫桂姐救  
命桂姐道呸好不好還有媽哩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的  
不妨事隨他發作叫嚷你只休要出來老虔婆見西門慶  
打的不相模樣還要架橋兒說謊上前分辨西門慶那裡  
還听他只是氣狠狠呼喝小廝亂打險些不曾把李老媽  
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寶念三人死勸活喇喇  
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

宿盡閒花萬萬千

不如端坐伴妻恩

雖然枕上無情趣

睡到天明不要錢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捲花邀酒

詞曰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鐵手破新橙。錦惺初溫。獸烟  
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  
更焉滑霜濃。不如休去。直自少人行。黃娟幼婦

同天共地右調少年遊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  
開門下了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于後邊儀門首只見儀  
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心內暗道此必有曉  
蹊于是潛身立于儀門內紛壁前悄悄聽覩只見小玉出

來穿廊下放桌見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早同心西門慶還不知只見小玉放畢香桌見少頃月娘整衣出來向天井內滿爐炷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留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發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佐兒夫早早同心稟耶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私出房櫩夜氣清

一庭香霧雪微明

年天晚盡喪賜事

無恨悲徊獨自惺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不覺滿心慚感。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他一篇都是爲我的心。還是正經夫妻忍不住從粉壁前起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裡來到。嚇了一跳就要推開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也不曉得你一片好心。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以○此○愈○知○其○眼○敢不是這屋裡。我是那不賢良的淫歸。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你要見面。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錦綢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金滿池燭。

分心百忙裡，又寫衣服妙，又越題出他。

粉粧玉琢銀盆臉，蟬髻鴉鬟楚岫雲。

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之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方知君子千萬餽。以○此○急○如○且○便○配○經○不○堪○讀○下○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見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自活。你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安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丫頭攏你。豈敬夫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惹氣不惹氣，你對我說我不

當。下。主。多。多。你。人。去。你。豈。敬。夫。西。門。要。見。月。娘。臉。見。不。

瞧就折疊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雞扯脖子裡姐姐長姐  
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  
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  
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  
小玉道：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  
的貨！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  
央及。月娘道：不看世人面上，一百年不理纏好。說畢方纔  
和他坐在一處。教玉簫捧茶與他吃。西門慶因把今日常  
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到李家，如何囉唣。告訴一遍。如今  
賠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蹣不蹣，不在于我？你拿  
响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個漢子，養漢

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  
他也怎的。金蓮且難西門慶道、你說的是、干是打發了鬟  
出去、脱衣上牀、要與月娘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梆食  
是吃。豈淑女口角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  
事、却不能勾。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  
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大睜着眼兒、說不出話來。豈教妻  
的法則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西門  
慶不繇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那話挿  
入牝中。帶慚妙、任其鶯恣蝶採、行雨行雲、未肯卽休、正是  
得多少。

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  
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婢幃曬枕態有餘  
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而睡正  
是

亂髮雙橫興已饒

情濃猶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夜夫妻交歡不題却表次日清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  
○終始金瓶梅三人看此處收捨瓶兒文字便知

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大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  
纏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  
梳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椿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  
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甚麼事玉樓

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何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怎的平白浪着自家又好了一回，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了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昨日他爹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的甚麼破綻，把淫婦門窓戶壁都打了。大雪裡着船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說兒，兩個纏到一搭哩。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碰死了相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不滿服嫁人一語之恨也。金蓮深文曲筆借始日謝明。妾說道：早走與人家，休取大老妾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

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  
又沒人勸。自家暗哩。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總好。乾淨歸。  
撇清玉樓道。也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  
出來的。他說他是大老婆不下氣。叫俺們做分上。怕俺們說。  
更令深心入沒存肺處。  
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誣差也。虧俺們說。  
和如今你我休教他賣了乖兒去。快梳了頭過去。和李  
瓶兒說去。咱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叫李瓶兒拿出一兩  
來。原爲他的事。起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  
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要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說。  
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裡有甚勾  
富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妙。上房門兒。纔開小房。

映出

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處。  
邊來，李瓶兒還睡着，在床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  
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懶龍纏伸腰兒。金  
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囊兒，道：「李大姐，  
生了蟬了？」又爲生子作影就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  
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李大姐，你快起來，俺  
們有椿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  
須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久累  
出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  
還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  
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

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看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脚斗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叫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冉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子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寫雪娥  
妙絕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幾日逐打我手裡使，都是叩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里有富餘錢？我說你當家還說沒錢，俺們那個是有錢的。」

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  
我使性子走了出來他慌了使了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  
銀子與我沒來繇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  
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奸個奸滑的淫婦隨  
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一  
許他家拿黃捍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禿出來  
一般不知教人罵了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三兩  
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  
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家會茶  
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揚子回說不在家

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爹就惱了，不繇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窓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騎馬回家，在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只道蜜罐兒長年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如說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如說：玳安道：莫是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我們使着你，只推不得間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了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謊，寫得意之極，却又如此寫出妙妙。

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  
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罷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  
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  
兒、你別要說嘴、這里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  
買東西去、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你將就少落  
我們些兒、我教你五娘、不告你多說罷、玳安道娘便小的  
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  
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興買了雞鴨  
嘎飯、逕往廚房裡去了、玳安又提了一罐金華酒進來、便  
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里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

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裡的、玳安道、

些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裡兒放發酒來，才買  
 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壺，擺着。  
 這酒吃，干是在後廳明間內設錦帳圍屏放下梅花暖簾。  
 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  
 金蓮、李瓶兒來到。雪娥出分不來，妙絕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  
 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擇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  
 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  
 孝順我老人家常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  
 的孩兒，誰這里替你磕頭哩？俺們磕着頭，你站着羊角葱  
 靠南牆，越發老辣！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們今日與你  
 磕頭極，一面遞了西門慶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請月娘。

轉上遙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也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治酒散悶可再行禮是何緣故不言而月娘深愧矣玉樓道：「姐姐不坐，我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看俺們面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姐俺們也不管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慾打勢還在上首坐，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遙個鍾兒陪不是哩？」尖極利極何物西門慶只是笑，良久遙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簫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

飛跪着接酒。

此處忽入其餘都平叔姊妹之情，干是西門慶

慮與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  
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出  
梯已與大姐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  
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瀝

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

通過一遍酒罷了過幾遍兒寫性刻薄至金蓮盡矣那李瓶兒方不

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等

弦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

西門慶聽了便問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  
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

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

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又爲元夜戲金蓮蕙蓮事作備月娘可殺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敬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鐘筩。合家歡飲而武花二家烟消火冷矣。可恨可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擣綿扯

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刷似數蝶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只頃刻拂滿蜂鬚襯瑤臺似玉龍翻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雀羽毛連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月娘掃雪正是玉樓受困處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

吃正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

紫金杯內噴清香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說道李銘來了在傍邊

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進來向衆人磕了頭

在傍邊西門慶問道你往那里去來來得正好李銘道小

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里教了些孩子小的

瞧了瞧記掛着爹娘內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

候何以偏是今日記起寫桂姐處使月娘掃雪烹茶

以來如盡而西門乃一愚至此也。以供李銘罵絕西門矣。

那一盞木穉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個

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弦調

定頓開喉首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雜都春唱畢西門

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壺滿斟傾在銀盃。  
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盃。西門慶又叫在  
桌上拿了四碟菜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  
吃了用絹兒把嘴抹了走到上邊直豎的靠着櫈子站  
立如畫。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  
的並不知道一向也不過那邊去想起來不干桂姐事都  
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了  
可畏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各歡樂先是陳敬濟  
大姐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  
出門吩咐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里愚李銘道爹  
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于是妻妾等

門慶還在月娘上房點了有詩爲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處處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願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

西門慶擺佈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

晨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玳安來說：應二

爹和謝爹來了。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

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等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

了那去。西門慶道：你叫小廝把餅拿到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如月娘吩咐你和他吃了，別要信

主稿  
這一

人生  
日爲

始至

後七

十五

同生

然

大章

作

這一

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們甚是怪說他家從前已往在你家使錢費物。雖這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纏好。許你家粉頭。肯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們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口到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原先是他的姐姪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

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

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  
 乃是陳叅政的兒子丁二官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  
 請陳監生總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  
 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  
 活身今日他娘兒們暗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  
 請哥到那里把這委曲情繇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  
 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豈對朋友的話再也不去又惱  
 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  
 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  
 去顯的我們請不得哥去沒些面情了到那里畧坐坐見  
 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小人可畏不可

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叫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你爹但來晚了，我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撞到多咱纏來家。」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又早堂中擺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

西惠伯爵謝希大在旁打譁，要笑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

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連酒也  
替我遞一杯兒只遞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攢了不來休說  
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見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  
話見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  
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  
婦兒念了經打和尚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翅膀毛  
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繇分說攢  
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恠攘刀子的看推攢了  
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  
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  
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這

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爲兄弟蹠蹠

過水溝兒去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

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

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

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說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

婦挨的恁樣了又點出陪禮桂姐兩個聽了一齊趕着打把西

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里調笑頑耍且說家中吳月娘

一者置酒同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

個如子都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

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

娘說道大姐姐他這着不來俺們往明首瞧他瞧去月娘

便來愈知燒香之假

兩尼

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  
 去玉樓道我這里聽大師父說笑話見哩等聽說了笑話。  
 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腳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因  
 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坐在坑上就說了一  
個先虛寫一筆  
 金蓮道這個不好再說一個王姑子又道一家  
 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是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  
 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  
 都怕你如何不相官又陪一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  
 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云你舅一  
 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又陪公公道你說的  
 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

故特特點出。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裡。  
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人皆全。

至此六

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膽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同來到前  
邊大門首瞧西門慶。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那裡去  
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  
樓道打了一場賭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  
不在他家寫玉樓金蓮道李大姐做証見你敢和我抬手  
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  
忘。又先來打探子兒又點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晨  
可使鬼勾了她去。我請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

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  
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  
道就不來小廝也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  
的過來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兒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  
三個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  
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  
門首買瓜子哩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  
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  
黑影裡西門慶撞見嚇了一跳又爲燒香夜粉壁遙照且爲後玉樓生日粉壁遙照  
說道恠小淫婦兒猛可唬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  
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裏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顧在

門首等着你。西門慶進房中，月娘安排酒飯，教玉簫執壺。

大姐遞酒。

月娘還席也

先遞了西門慶，然後衆姊妹都遞了安

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

不用玉簫

上玉樓上壽的酒。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

斟美醞，蓋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

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人陪西門慶

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

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名，合西廂一句。月娘

先說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孤生茶蘋架不

過。該西門慶擲說虞美八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

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

不就玉簫也

玉簫還席故也

不用玉簫故也

月娘還席故也

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  
 鴛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  
 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  
 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三綱五常  
 吃了一杯伏敬濟金蓮令已輪該李瓶兒瓶兒已鄭說端正好搭梯望月  
 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見險化做望夫山瓶兒已  
 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見見羣鴉打鳳絆住了折足雁好  
 教我兩下裡做人難來伏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念奴  
 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襯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  
 爲今夜本題作映又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叫小玉斟  
 爲玉樓占身分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作新郎  
 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眾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

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好好見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了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于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道、這個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子就倒了、我攜你去、倒把我一隻腳、踩在雪裡、把人的鞋兒也踹泥了、月娘聽見

白不肯擡只當還滑倒了是月娘話故妙因叫小玉你拿個遮羞布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處在房裡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  
婦兒他蹣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蹣泥了他的  
鞋恰是那一個見就沒些嘴抹兒此處已伏偏受矣恁一個小淫  
婦昨日叫丫頭們平自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  
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  
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着我一般  
又聽出玉樓道大姐他諸般曲兒到都知道俺們却不曉得  
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嘗咬羣兒不說西門慶在玉  
樓房中宿歇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走到儀  
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

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拉着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教人皆地好不說！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好了。瓶兒與月娘大門不合至此方完，作者放筆，想其滿身痛快也。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

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正是：

空庭高樓月，

非復三五圓。

河頭照床裡，

終是一人愁。

第二十二回

蕙蓮兒偷期蒙愛

春梅姐正色閑邪

詩曰

今宵何夕。月痕初照。等閒間一見。猶難平白地。  
兩邊奏巧。向燈前見他。似夢中來到。  
何曾心料。他怕人瞧驚臉。見紅還白。容光照人熱心兒。  
火樣燒。

右調桂枝香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因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都留在後廳飲酒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癆病死了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

媳婦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也。名喚金蓮。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爲妻。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他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厨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婦人小金蓮兩歲。今年

二十四歲生的白淨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  
比金蓮腳還小些兒後來居上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就是廟  
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側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頻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窓推戶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媳婦上竈還沒甚麼粧飾後過了個月有餘  
因看見玉樓金蓮打扮他便把鬏髻墊的高高的頭髮梳  
的虛籠籠的水鬚插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

慶俊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蟒衣

早爲加官伏線文字

每不肯作一筆用妙絕妙絕

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

程記明

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

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

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沒往那去月娘分

○提○出○王○第○

付玉簫房中另放桌兒打發酒菜你爹吃西門慶囚打簾

內看見蕙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緝裙子在席上斟

酒問玉簫道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怎的

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

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

的說着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看  
 大戶家吃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  
 了、走到儀門首、這蕙蓮正往外走、兩個撞個滿懷、又與瓶兒對照  
 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小、喃喃、純以財動之便  
 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  
非金瓶一類矣那婦人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  
 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  
 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  
 怪模怪樣的、不好看、總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  
 做裙子、穿這蕙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兼四季團花喜相  
 適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日

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  
爹與你買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如何。  
那婦人聽了、微笑不言。又另寫一  
淫婦樣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

好在屋裡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廝們看着、不好進你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里無人、堪可一會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二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正是

解帶色已戰

綁手心愈忙

那識羅裙內

鋪認別有道

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儀門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見往前指、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角門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頭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繇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纏了事、婦人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情事如圖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狗、你在這裡做甚麼、蕙蓮道、我來

叫畫童兒說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這勾當兒？剛纔我打與淫婦兩個耳刮子，總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猪也不算！俺們閒的聲喚在這裡，你也來揷上一把子。總是爲此物起妬心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壞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經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把這奴才淫婦截斷讀言不可瞞。既要是如此兩個精神謊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恆了我。

却和你們答話那西門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們說爹來家使玉簫手中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婦人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

腳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

金蓮不言正爲此也

被西

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旨漢子喜歡

尚未嗜龜頭醋

味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與他衣服首飾香

茶之類不算只銀子成兩常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

脂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

寫蕙蓮自分

西門慶又對月

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

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

房裡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作者死人處 文字一頓一日臘月初八

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叫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尚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西門慶就在大所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敬濟在傍陪着說話又寫西門托大之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保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只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

桑怎的又託大爲後文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繼待坐下

之此突總安作女小春梅爲後不娶

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  
 下去慌的伯爵還唔不迭誇道誰似哥有福出落的恁四  
 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都怎生好你應二  
 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  
 脂錢來罷春梅等四人見了禮去了陳敬濟向前作揖一  
 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纏來應伯爵道不好  
 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總好些房下記掛着今  
 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叫應保叫了轎子買  
 了些東西在家我總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  
 吃了粥好去了隨卽分付後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伯  
 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薪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

同爲  
春梅

作傳  
因應

使後  
事一

現而  
必在

敬濟  
傍也

與前  
大丫頭六

蒙人一樣  
章法

連日小的

在北邊徐公公那里答應來說着小廝放桌兒拿粥來吃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嘎飯銀鑊既見盛着梗米投各樣榛松菓品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敬濟吃了就拿小銀鍾飾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畫童兒連棹兒擡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伯爵並馬而行與尚推官送賓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廝亂頑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裡攏混去了春梅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

姓王、本名也平拿毛裏安重了些波春海大十包來

罵道好賊忘八忘八一 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

忘八忘八二 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 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

活的你這忘八忘八三 靈聖兒出來了 平白捻我的手來了

賊忘八忘八四 你錯下這個鉢，撅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裡你

來弄鬼參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忘八忘八五 一條棍，攜

的離門離戶沒你這忘八忘八六 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

尋不出忘八忘八七 來 捅臭了你這忘八了忘八八如聞其

被他干忘八忘八萬忘八忘八又總二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走

不迭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當下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

兒并宋蕙蓮在房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春梅道情知是誰的耐李銘那忘八忘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桌菜併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忘八忘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活春活春頑了一回都在大姐那邊去了忘八見無人忘八十一儘力把我手上捻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那忘八忘八十二見我囁嚅罵起來他就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典賊忘八忘八十三兩個耳刮子總好賊忘八忘八十四你也看個人見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忘八忘八十五在我手裡弄鬼我把忘八忘八臉打綠了三字奇絕

金蓮道恠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氣的黃黃的等爹  
來家說了把賊忘八忘八十七攆了去就是了那里緊等着供  
唱換錢哩怎的教忘八忘八十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忘  
八忘八十九業確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  
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罵李銘因此點出藏  
針伏線一至于此宋蕙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  
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  
六飯兒扶侍着金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  
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忘八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  
三小廝們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帛個嘴兒遇

馬兩句

寫春梅至此

若不歡喜拉倒他主子根前就是打

志八

二十、造化低。你惹他。主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

因向尹

稱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

和他那房裡。做甚麼。却教那

志八

十一、調戲你。愛極。

總

是春

梅道都是玉簫。和他們只顧還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  
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大姐房裡去了。  
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  
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  
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與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  
自此斷了路兒。不敢上門。正是

習教歌妓。逞家豪。

每日間庭弄錦槽。

不是朱顏容易變。

何繇聲價競天高。

第三十三回

賭棋枰癡兒輸金

觀藏春潘氏潛踪

同上

心中難自泄。暗裡深深謝。一轉未必娘行恁地能賢。  
哲。又一轉。衷腸怎好和君說。又一轉。說不願了頭願。  
做官人的侍妾。又一轉。他堅牢望我情真切。豈想風。  
波果應了他心料者。又一轉。

右調梧桐樹

話說一日臘盡春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玉樓道：「咱們今日賭甚麼好？」金蓮道：「咱們賭五

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一錢買個豬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豬頭咱們吃，說他會燒的好豬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稀爛。映蔣玉樓道大姐姐不在家，却怎的許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裡也是一般。說畢三人下棋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金蓮使繡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他，教他買一罇金華酒，一個猪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裡教來旺兒媳婦蕙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裡等着我們就去。玉樓道大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里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着，是請他不請他，金蓮遂依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猪首，送到厨下。蕙蓮正往後邊和玉樓在

兒買了酒和猪首，送到厨下。

臺基上坐着搗瓜子要子哩來興兒便叫他蕙蓮嫂子五  
 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猪頭連蹄子都在厨房裡  
 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蕙蓮道我不得  
 閒與姐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  
 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出  
 丟了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得五娘嘴頭子  
 又惹的聲聲氣氣的是同事蕙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  
 烧燒猪頭栽派與我于是走到大厨竈裡昏了一鍋水把  
 那猪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禾安在竈內用  
 一大碗油醬并同香大料拌的停當上下錫古干扣定那  
 消一個時辰把個猪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

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使丫頭送到上房裡，與月娘吃。其餘三人坐定斟酒共酌。正吃中間，只見蕙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娘們試嘗這猪頭，今日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你倒好手，假兒燒的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只用一根柴禾兒蕙蓮道：不瞞娘們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盤兒，篩一盤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碟兒，揀了一碟猪頭肉兒遞與蕙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蕙蓮道：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誠沒曾好生

加醬胡亂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便磕了三個頭。  
 方纔在桌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  
 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猪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  
 道：今日俺們下棋，要子贏的李大姐猪頭留與姐姐吃。月  
 娘道：這般有些不勻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  
 們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  
 席。酒兒呌，將郁大姐來晚間，要有何妨？碍強如賭勝，負  
 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姪姍主張的是。  
 月娘道：明日初五日，就是我先起罷。李嬌兒占了初六，玉  
 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  
 我的壽酒，却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

語月娘道他罷你們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罷玉樓  
道初九日父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  
娘道初九日不得閒教李大姐挪在初十罷了衆人計議  
已定話休絮煩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隣家赴席  
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姐妹歡飲了一  
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換着玉樓金蓮都不必  
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里過  
節頑要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  
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領不來玉樓道我就  
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  
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兒沒的俺們去赤腳絆驢蹄似他

惡

月娘道他

他

他

他

他

他

這等說俺們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看承。月娘道他  
是怎不成材的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  
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  
彈唱，當下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只因西  
門慶不在月娘分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打發他  
吃。就是了玉簫應諾。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替他脫  
了衣裳。西門慶便問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大娘房  
裡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  
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  
一罈茉莉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把茉莉花酒打開。西  
門慶嚐了嚐，說道：正好。你娘們吃。教小玉玉簫兩個提着。

送到前邊李瓶兒房裡。蕙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蕙蓮剛便連忙走下來接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把。這婆娘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多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們吃酒。教我把這一罇茉莉花酒拿來與娘們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桌兒有。見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簫應的往後邊去了。這蕙蓮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月娘分付道。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裡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們吃。這老婆一個籠古調。走到後邊玉簫站在堂屋門首。歛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歡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

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就坐在他懷裡。兩  
個就親嘴咂舌做一處。婆娘一面用手指着他那話一面  
裡上噙酒、哺與他吃、便道爹後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與  
我的都沒了。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  
兒亦全以利西門慶道我荳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  
門慶要解他褲子、婦人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  
你今日不出去晚夕咱好生要要蕙蓮搖頭說道後邊惜  
薪司擋住路兒柴衆咱不如還在五娘那里色絲子女干  
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繇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耍、  
不防孫雪娥從後來聽見房裡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裡  
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

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去。雪娥鼻子裡冷笑道：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騎着快馬也趕他不上。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酒？見自己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廚房裡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婆娘見無人，急急倒兩三步就掇出來，往後邊看茶去。須臾，小玉從後邊走來，叫蕙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婦人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總來？」蕙蓮道：「爹在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人言等着姐屋裡取茶葉，剝菓仁兒站立看着。

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場聲說道娘把長公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了是錦罷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輪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們在這裡擲骰兒挿嘴挿舌有你甚麼說處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這里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笑道你們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外邊吃酒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下及

翼襄

霞

作燕

下及

翼襄

作燕

下及

這邊來。金蓮隨卽跟了來。西門慶吃得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蕙蓮在後邊一夜兒，後邊沒地方，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亂隨你和他那里。金蓮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里，我是沒處安放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賤小肉兒，他也不容。又點春梅你不信，叫了春梅問他，他若肯了，我就容你。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娘兒們不肯罷，我和他往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你分付丫頭拿床鋪蓋，生些火兒，不然這一冷怎麼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床上臥冰哩！西門慶笑道：怪小

嘴兒休後落我罷。麼好反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  
我知道當晚衆人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  
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裏蕙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  
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  
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婆娘打發月娘進內還正○爲○志○在儀門  
開○角○門○反○點○  
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

莫教襄王勞望眼

巫山自送雨雲來

這宋蕙蓮走到花園門首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進  
扣角門了。角門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  
慶早在那裡秉燭而坐。婆娘進到裡面但覺冷氣侵人。塵  
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枝棒兒香燈上點了插在地下。

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競。婆娘在牀上先伸下舖，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床就寢。西門慶脫去上衣，白綾道袍坐在牀上，把婦人褪了褲，抱在懷裡。兩隻腳蹠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竊聽。到角門首，推開門角門，遂潛身悄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刺，孤傷了裙褶躡跡，隱身在藏春塢月窓下站聽。良久，只見裡面燈燭尚明，婆娘笑聲說如聞其聲：「冷舖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濟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口裡卽著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

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相我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彀做西門慶道我見不打緊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細看婦人道拿甚小。以此人得志大都如此金蓮到底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絕好。金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又聽設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一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見婦人說道恁久慣牢城原來也是個意中人見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腮脣

都軟了、半日移腳不動、

後文如蕤兒爲此

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

在裡面把俺們都吃他擰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

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能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

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

門到銷了、懊恨歸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婆娘先起

來、穿上衣裳、蓬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

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

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着門、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

他聽了出去、這婦人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

平安從東淨裡出來、偏又看見他只是笑、蕙蓮道恠囚

子誰和你雌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子俺們笑笑兒也妙蕙蓮道大治早晨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絕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婦人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怎的不來家平安道我剛纔還看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蕙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里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说醜勢辦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賣簸箕的說你會咂得好舌頭後文書重一等書是第二着報應把婦人說的急了拿起條門閂來赶着平安兒遶院子罵道賊卉邪凶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們功德也不怕

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

明說矣

那平安道耶樂嫂子將就着

些兒罷對誰說我曉得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蕙蓮急起來

只趕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舖走出來一把手將

門奪住了說道嫂子爲甚麼打他蕙蓮道你問那雌牙因

根子口裡白說六道的把我的腔脾都氣軟了又對點一句那

平安得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嘴

且往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荷包裡取出三四分

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什來我

吃把湯盛在銚子裡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

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什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

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裡打

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裡。金蓮正臨鏡梳頭。蕙蓮小意思  
在傍拿抿鏡毀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蕙  
蓮道娘的睡鞋裏脚。我捲來收了去。金蓮道絲他你沒着  
叫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蕙蓮道秋菊  
擣地哩。春梅姐在那里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去着  
罷。亦發等他們來收拾。歪蹄潑腳的沒的。展汙了嫂子的手。  
你去裝侍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裝侍他。總可他的  
心。俺們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項。驕  
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婦人聽了正道  
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  
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

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綱兒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歎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裡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有了你俺們莫不爭你不許你在漢手根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們躡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樣心兒且吐了些兒罷了金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娘子我悶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着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

卷三十一 諸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

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死<sub>蕙蓮在</sub>此數語你大娘當時秤他一個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剛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纔好爲甚麼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陰人<sub>可畏</sub>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婦人瞧了一眼白<sub>一限寫金</sub>往前邊去了蓮櫈衛這婦人嘴兒非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傳夥計叫傅大郎陳敬濟叫姑夫賁四叫老四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

來常和衆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叫傅大郎我拜  
你拜追魂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心  
見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

道嫂子賣粉的早辰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

婆娘罵道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

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三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

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耶囉嫂子行動只拏五娘嚇

我一回又叫貴老四我對你說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

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貴四悞了買賣又寫好歹專心贊他

看着賣的叫住請他出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門廂

兒揀要了他倆對鬢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

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老錠銀子  
 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鑒、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  
 帳、丟下走來替他鑒、只見玳安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鑒一  
 面接了銀子在手、且不鑒、只顧瞧這銀子、婦人道、賊猴兒  
 不鑒、只管端詳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  
 玳安道、偷到不偷、這銀子到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  
 裡的、前日爹在燈市裡、鑒與賞勾金蠻子的銀子、  
又襯還  
 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  
 個天下人還有一樣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  
 知道我、知道甚麼帳兒、  
一路白撞、婦人便趕着打、玳安把銀子  
 鑑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不

與他去了。賊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算你好漢。  
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菓子吃。那  
婦人道：賊猴兒！你遙過來，我與你喫的。玳安遙到他手裡，  
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塞在腰裡一直進去了。  
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裁花翠汗巾之  
搭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分與各房丫鬟，并衆人吃。  
頭上戴的珠子籈兒，金燈籠墜了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  
着紅繒紬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香桶子三  
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總寫淫婦人得志顛狂之作死者也都是西門慶背他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

婦人自從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裡把小意

兒貼戀與他顛茶顛水做鞋腳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  
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到金蓮這邊來每  
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  
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了頑耍只  
圖漢子喜歡正是

顛狂柳絮隨風舞

輕薄桃花逐水流





